



春阳里的宫粉紫荆。
睡哥 摄

一起醒来
与春天

□ 何振枫

说不清楚
春天,是从哪里开始的
却有一种深刻的温柔
伴随着春天在我心中醒来

春天来了,所有的动
都是为了让你心里那颗种子
也随之动一动
所有静默的蛰伏
都将是一场浩荡的涅槃与新生

故乡的春天很美
可以种桃种李种春风
天空的倒影越来越薄
低飞的乳燕在绿野里逡巡

昨夜,一滴春雨柔软地
润醒了沉睡中的枝桠
故乡老屋瓦檐垂落的雨线
每一根都牵着我父母的影子
于是,我从时间的缝隙中起身
拂去寒冬的故事,走向春天

穿越1500年的芬芳

□ 赖廷阶

站在茂名市电白区瑜丰沉香博物馆的中心展区,我仰望那尊冼夫人塑像。她身披战甲,手持长剑,勒马远眺,眉宇间凝聚着一种超越千年的宁静。灯光柔和地洒在她的战袍上,我忽然想到,那战袍的褶皱里,是否曾藏着一枚沉香?那战甲的铁片间,是否曾散发过一缕芬芳?

1500年前的岭南,是中原人眼中的蛮荒之地。冼夫人以一个女性的身份,统领百越,安抚黎民,历经三朝,维护统一。传说她在征战中,为减少军中伤亡,下令将士们随身携带“战地香囊”,内装以沉香为主要成分的金疮药。这个细节如此动人——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上,在生死搏杀的间隙,那一缕若有若无的香气,是疗伤的药,更是安心的魂。试想,当士兵撕开香囊,敷在伤口上,那沉香的芬芳便与血腥之气混杂在一起,成为战场上最奇特的味道——生命的味道,希望的味道。

沉香的形成,是一场痛苦的蜕变。沉香树受伤后,分泌树脂,历经岁月,才能结成香脂。冼夫人一生,何尝不是如此?她经历了部族纷争,政权更迭、战乱频仍,却在每一次“受伤”后,凝聚出更深厚的力量。“唯用一好心”——这句朴实的话语,是她留给这片土地最珍贵的遗产。

什么叫“好心”?就是对国家忠心,对百姓仁心,对部属关心,对敌人宽心。好心不是软弱的妥协,而是坚定的选择;不是一时的冲动,而是一生的坚守。

我常想,当冼夫人的将士们在战场上撕开香囊,那瞬间迸发的香气,会唤起怎样的记忆?也许是家乡的炊烟,也许是亲人的呼唤,也许是和年代里一个普通的黄昏。在生死之际,香气成为最温柔的提醒,提醒他们为何而战,为谁而战。

《茂名县志》《电白县志》记载,沉香的广泛种植和采用,距今已有1500多年。这个时间刻度,恰好与冼夫人的时代重合。是巧合,还是必然?或许,正是冼夫人开创的和平局面,让沉香的种植与贸易成为可能;或许,正是她推动的海上丝绸之路,让沉香的芬芳飘向远方;或许,正是她“唯用一好心”的精神,让沉香从一种普通的药材,升华为一种文化的符号、一种精神的象征。

在冼夫人的时代,海上丝绸之路刚刚开始繁荣。她以卓越的政治智慧,保障了这条海上通道的安全与通畅。商船从合浦、徐闻出发,载着丝绸、陶瓷,也载着岭南的沉香,驶向东南亚、南亚,甚至更远的地方。沉香,从此不再只是岭南的特产,而成为连接世界的一种语言,成为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一个载体。

今天的茂名,依然有许多人跟随冼夫人的脚步,投身沉香产业。他们中有些是“茂商人”的后辈,祖先曾在海上丝绸之路经营沉香贸易;有些是新来的创业者,被这片土地的沉香文化所吸引。他们扎根于此,种植、研发、推广,让沉香从历史

的深处走来,走进现代人的生活,走向世界

的每一个角落。

在博物馆的沉香种植园,我看到年轻的农人正在嫁接沉香树,手法娴熟而虔诚。一位老人告诉我,沉香树受伤后,需要3到5年才能结香,上等的沉香则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。

“急不得,”他说,“沉香这东西,时间越久,味道越醇。人也一样,经历越多,心越好。”

这话让我想起冼夫人的“好心”。好心,不就是一种不急不躁、不偏不倚的持久之心吗?那些年轻的农人,他们在冼夫人的土地上,种植着沉香,也在种植着好心;他们传承着技艺,也在传承着精神。

走出博物馆,夕阳正红。我突然明白,沉香与冼夫人之间,存在着一种深刻的隐喻。冼夫人在动荡的时代中,如沉香般凝聚力量;她在受伤的土地上,培育出和平的芬芳;她以“唯用一好心”的朴素信念,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,成为这片土地永恒的守护神。沉香经历了刀斧之伤,才散发出迷人的香气;冼夫人经历了人生磨难,才成就了不朽的传奇。沉香与冼夫人,一物一人,却有着相同的命运轨迹,相同的生命哲学。

“受之刀斧,报之芬芳”——这是沉香的精神,又何尝不是冼夫人精神的写照?她一生经历无数刀斧之痛:少女时失去父亲,青年时嫁入陌生族群,中年时丧夫守寡,晚年时面对朝代更迭。每一次都是刀斧加身,每一次她都报之以芬芳。她用智慧化解矛盾,用仁心凝聚人心,用忠诚赢得信任,用行动书写历史。她的一生,就是一部“受之刀斧,报之芬芳”的史诗。

夜色渐浓,博物馆的灯光次第亮起。那尊冼夫人塑像,在灯光中显得更加英姿飒爽。我仿佛看见,她战袍的褶皱里,藏着一枚小小的沉香。那沉香历经千年的风霜,依然散发着淡淡的芬芳,提醒着每一个路过的人:真正的伟大,不是从未受伤,而是在受伤之后,依然能够散发芬芳;真正的坚强,不是从不流泪,而是在流泪之后,依然能够微笑前行。

在回程的路上,我买了一小盒电白沉香。打开盒盖,一股淡淡的香气飘出,不浓不烈,不急不躁,像极了冼夫人那穿越千年的目光。

如果冼夫人今天来到电白,看到这漫山遍野的沉香树,看到这热火朝天的沉香产业,看到这络绎不绝的八方来客,她会作何感想?我想,她一定会欣慰地点头。因为这一切,正是她当年征战沙场、安抚百越时所期望的。她要的不是个人的功名,而是百姓的安康;不是一时的太平,而是长久的繁荣。

战袍上的沉香,已经散落在历史的风尘中。但战袍下的好心,却一代代传承下来,成为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。好心如一,芬芳如故。

一缕花香染春愁

□ 钟芳

春风一拂过枝头,世间万物便悄悄换上了新装。草木抽芽,溪水叮咚,空气里都是清新温润的气息。每到这时,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故乡的春天,想起田埂上轻轻摇曳的染饭花,想起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。那一缕淡淡的花香,那一碗金黄软糯的黄饭,是我生命里最难忘的春色,也是藏在烟火气中最温柔的牵挂。

在我的家乡,染饭花是春天最先到来的信号。当山野间还未完全热闹起来,这种小小的黄花已经一丛丛、一簇簇地开遍田边地头。它们不与桃李争艳,也不与牡丹比美,只是安安静静地开在春风里,散发着清清淡淡、让人安心的香气。对小时候的我来说,染饭花开了,春天才算真的来了,而母亲做黄饭的日子,也跟着一起到来了。

每到染饭花盛开的时节,母亲总会早早起身,提着竹篮走向田野。清晨的露水还挂在花瓣上,走在田埂上,鞋袜都会被轻轻打湿,带着微凉的湿气。母亲弯着腰,细心挑选那些开得最盛、色泽最鲜亮的花朵,指尖轻轻一掐,便摘下一串嫩黄。阳光慢慢升高,洒在她的身上,也洒在满地金黄的小花上,那一刻,整个世界都显得温柔而明亮。不一会儿,竹篮里便装满了染饭花,那股清润的香气,混着泥土的气息,一路跟着母亲回到家中。

回到家后,母亲并不会急着下锅,而是先把花朵细心摊开,挑去枝叶和杂质,

再用清水一遍遍淘洗。她的动作轻柔而仔细,仿佛对待的不是普通的野花,而是什么珍贵的宝贝。洗净之后,母亲将染饭花放进锅里,添上清水,慢慢熬煮。火候不能太大,也不能太小,要让花香一点点释放出来,让清水渐渐变成透亮的金黄色。随着水温升高,那股独有的清香便弥漫在整个屋子里,飘到院子里,飘到巷口,引得我一次次跑到厨房门口,踮着脚张望。

等待的时光,总是漫长又甜蜜。母亲一边照看灶火,一边提前泡上糯米。白白的米粒在清水中静静舒展,像一群沉睡的小精灵。等染饭花的汁水放凉,母亲便把沥干的糯米倒进去,轻轻搅动。洁白的米粒一点点被染成温润的黄色,一锅普通的米,就这样被春天染上了颜色。母亲总是搅拌得格外认真,生怕哪一颗米粒没有浸透花汁,那专注的神情,像是在完成一件极为重要的事。

蒸饭的时候,是我心急也最幸福的时刻。我守在灶边,看着蒸笼缝隙里冒出袅袅白汽,闻着越来越浓的甜香,口水都要悄悄落下来。母亲看我这副模样,总会笑着让我再等一等。等到蒸汽最旺、香气最浓的时候,母亲缓缓揭开蒸笼,一股热气扑面而来,金黄的黄饭冒着热气,油亮饱满,一眼望去,便让人满心欢喜。她先夹起一小粒吹凉,再送到我嘴边。软糯香甜的滋味在口中散开,那一刻,我尝到的不只是饭香,更是整个春

“四头家”

□ 何银华

我常常回想起那“四头家”的日子。那是

不一般的日子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期,我在湛江日报社当了4年北片记者站站长。当时的记者站设在化州,报社在湛江,我每月要回报社去汇报新闻线索、组织稿件。当年,老婆还带着小女儿仍在红湖农场教书。儿子已到了上小学的年龄,在农场顾不来,只得放在安铺镇外婆家念小学。

如此状况,同事们都趣我有“四头家”。记者,其实是个苦差事哦。那年月,通讯落后,交通不便。4头家,4个窝,哪头都得顾,哪头都难顾全。

记得那年秋天,我领着一位年轻记者进山。去的是化州北部山区,一个藏在山旮旯里的村子,村名龙角坡。听说那里家家种果树,户户盖新房,我们决定去采访。

进村没有公路。我们从县城坐班车到山脚,剩下的路全靠两条腿。背着挎包、水壶、笔记本,沿着山间小道往上爬。秋老虎厉害,走几步就一身汗。年轻记者气喘吁吁,问道:“站长,还有多远?”

我说:“快了。”

其实我也不知道多远。那时候下乡采访,往往是这样——打听到一个线索,估摸着方向,就上路了。路在嘴上,边走边问。

走到晌午,饥肠辘辘,我们在途中一个寨子农家解决了肚子问题,按纪律硬是塞给老乡饭钱——每人5角钱、半斤粮票。继续前行,终于望见了要找的村子。漫山遍野的果树林,柚子、柑橘、杨桃,挂得满树都是,黄澄澄的,把山都照亮了。

我们在村里住了3天。白天跟乡亲们上山,看他们侍弄果树;晚上挨家逐户采访,听他们讲怎么承包荒山、怎么嫁接良种、怎么把果子卖到县城去。果农们个个兴高采烈,都说:“多亏种了摇钱树啊!”

我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,也记在了心里。回来写了篇通讯《摇钱树下家家乐》,刊发在头版头条,还配了评论员文章。后来这篇新闻稿得了个特别新闻奖,奖金30元——我随即给站里添置了两个暖水瓶。

再说那次到石鼓煤矿采访。

高州石鼓煤矿出了个全国劳模,叫全民——这名字好记。我参与了前期采访,第一次深入到百米以下的矿井现场。

采访结束我即获准顺路回农场探亲。说起来,那算是我难得的一次探亲。那天晚上,丫头有点蔫,额头烫烫的发烧了。这时,场部的通讯员骑着单车来了,让我去接电话。

电话是从报社打来的。总编声音有点急:“老何,你得暂停休假,赶快回来,煤矿那个劳模的稿子,省里催得很紧。”

回到屋里,老婆正在给丫头擦身子,听我讲电话的事,没吭声,手上的活也没停。

“要不……”我刚开口。

“你走你的。”她打断我,头也没抬,“我想办法。”

“兰山10里路。”

“10里就10里。”她终于抬起头,看了我一眼,“阿汉说了,明天载我们去。”

阿汉是隔壁的年轻人,平时在农场干活,热心肠。

那一夜我没睡好。丫头迷迷糊糊醒了几次,哼哼唧唧地哭。老婆一次次起来,给她喂水、擦身子。我躺在旁边,听着她们的动静,心里像压了块石头。

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起了。老婆也起了,在灶台边给我煮面。我端着碗吃,她在旁收拾我的挎包——笔记本、稿纸、圆珠笔、几个馒头,又塞了两个煮鸡蛋。

我走到床前看了看丫头。她睡着了,小嘴微微张着。老婆站在门槛边,手里拿

天的温柔与美好。

小时候的春天,简单又纯粹。没有精致的零食,没有多样的玩具,一锅黄饭,就是最盛大的满足。一家人围在桌边,父亲添柴,我守锅,母亲忙碌,灯光暖暖,笑语轻轻。那时候的黄饭,吃的是滋味,更是一家人相守的安稳。那些平常又朴素的瞬间,悄悄刻进了童年深处,成为日后想起便觉得心安的回忆。

后来,我离开家乡,在陌生的城市里奔波。见过高楼林立的春天,看过繁花似锦的街景,吃过各式各样的点心,却再也找不到那样一口让人热泪盈眶的味道。每当春风再起,我总会想起故乡的染饭花,想起灶台前母亲的身影。原来,最难忘的春天,不在远方,而在故园,在一碗带着花香的黄米饭里,在母亲不言不语的疼爱中。

如今每次回家,母亲依旧会早早备好染饭花,为我蒸一锅金黄的黄饭。蒸汽升起,香气依旧,入口的那一刻,所有的疲惫与乡愁都被轻轻抚平。这碗黄饭,早已不只是一道吃食,而是母亲用爱为我留住的春天,是我与故乡之间最柔软的纽带。

岁月流转,春风依旧。母亲慢慢老去,可那缕染饭花的清香,那份灶台边的温暖,始终在我心底。它告诉我,无论走多远,总有一份牵挂挂在故乡,总有一种春色,为我盛开。那是染出来的春天,也是爱出来的岁月,一生难忘,岁岁相依。

着一件雨衣:“带上,下午有雨。”

走出门,阿汉已在门口等着,蹬着他那辆旧单车。我跳上车后座,回头看了一眼。老婆抱着丫头站在门口,朝我摆摆手。车轱辘在土路上颠。我望着越来越远的那个身影,想到女儿快两岁了,我陪她的日子,加起来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月。

到码头,阿汉把我放下。我拍拍他的肩膀,想说句谢谢,话到嘴边却变成:“阿汉,麻烦你了。”

“别客气。快上船吧,要开了。”

“青燕轮”突突突地响着。我踏上跳板,走到船尾坐下。汽笛响了,船身一震,慢慢离开码头。

岸上,阿汉还在挥手。

再远一点,是红湖农场的方向。

我看不见她们。

风很大。我从挎包里摸出笔记本,翻开,想理一理报道思路。

船往前走。两岸的林木一片一片往后退。天边开始发灰,要下雨的样子。

我掏出雨衣,披在身上。

船到河唇。下船,上火车。火车咣当咣当往湛江市区开。我靠着车窗,迷迷糊糊睡了一觉。

醒来时,脸上湿湿的。不知道是梦里的泪,还是窗外的雨。

火车到站,我直奔报社。

会议室里,大家讨论,补充,争执,最后统一;一直忙到后半夜,稿子的框架总算定了下来。

稿子按时见报了。全国劳模全民的事迹占了整版,标题是《煤海深处一杆旗》。

……

总想起记者站的日子:背着挎包在山路上走,深一脚,浅一脚;想起坐在老家乡火塘边听故事的情景,火苗一蹿一蹿的;想起一次次从这个“家”赶到那个“家”,总是匆匆忙忙,总是顾此失彼。

4头家,4个窝,哪头都得顾,哪头都顾不全。可那4年,我顾全了一件事——对得起“记者”这两个字。

三月，愿你春风得意

□ 莫宇平

1
愿你的脚步轻如三月风

不惊扰泥土下蛰伏的梦
愿你的目光掠过枝头时
看见绿意正在悄悄编织
愿你的呼吸带着草籽香
把空旷的原野慢慢填满
愿你的耳朵盈满溪流声
让寂静的山谷学会歌唱
愿你的掌心握住一束光
把漫长的夜晚轻轻擦亮
愿你的心里住进一片海
潮起潮落都是温柔模样

2
愿你轻松,愿你明亮
愿你听见清晰的声音
愿你触摸柔软的时间
愿你每天都是新的
愿你每一步都坚定
愿你有风一样的自由
愿你有光一样的温暖
愿你三月找到自己
愿你在春风中忘记忧愁
愿你得意,愿你从容

3
愿你如三月风轻盈
随意就能飘向远方
愿你的眼睛满载晴空
云朵像思绪一样轻扬
愿你的手掌摊开时
接住所有温暖的阳光
愿你把日子过成诗
一行一行慢慢生长
愿你在春风里得意
像种子找到了土壤
愿你像三月风,春意
不经意间绿遍山野